

# 藝術中環

## 時代命題的小切口

當审美疲勞出現，藝術展會開始求變  
撰文 楊澄瑋

無可否認的是，大部分藝術展會都彷彿如市集。畫廊租下一角，將各色畫作置於數十呎空間，靜候查詢。平民百姓多是走馬觀花，圍繞著新奇裝置打卡拍照。每年三月，這種故事都會在香港重複上演，在灣仔會展中心，在中環海濱空間，在大大小小的博物機構和藝術空間。

然而，在藝術中環（Art Central）開啟第二個十年之際，高層和策展團隊決定做出小小改變：給出一條線索，又或者說一個切口，去帶領觀眾走入宏大的時代命題，嘗試用藝術品激發思考，建立想象。

這種改變，可以從容穎怡（Zoie Yung）

的加入開始說起。

這位年輕的女性策展人有著影像人類學的學術背景，作為獨立策展人和項目經理活躍於本地藝術行業。她為本次的Art Central策劃了一系列創意項目，聚焦於數碼文化，探討當代社會與虛擬生活中的張力和親密關係。

雖然主題仍追逐著無縫不入的熱詞「人工智能」（AI），但她的策展呈現卻是以一種細微的，精

容穎怡



江一帆

準的視角去展開，捕捉到人類在這場技術革命熱潮之下的情緒暗湧：遲疑、恐慌、疲憊、癡迷或孤獨。那些在技術巨浪中常常被忽視的，卻圍繞著每個人的切身體驗。

以影像藝術項目的策劃為例，容穎怡取名為「Reading the Room」。她解釋名字引申至日本俚語「讀空氣」，即社交場合中的察言觀色，判斷氣氛。「這是AI經常做不到的，或者它們總是誤判的部分。」容穎怡說。

領銜項目的，是加拿大華裔藝術家江一帆的作品《One Sunday Morning》，也是項目中文名字「房間裡的泡泡」的出處。這部動畫講述了一個平行時空的寓言，在一個星期日早晨，人類失去了語言，只能通過觸碰來溝通。每次觸碰會「心靈感應」般都會出現泡泡，代表對方的想法。彼此熟悉的議題可以在一瞬間被理解，否則，不能理解的一方就會「石化」，直至用很長時間去消化和思考後方能行動。而動畫中，位於世界兩極的上城和下城，市民選擇用不同形式來應對這一變化，最終社會發展出了不同形態。而來自兩極城市的

兩個主角背井離鄉、穿山越海，直至在海灘相遇，二人再也按捺不住交流的衝動而觸碰了對方，背景迥異的他們用盡一生的時間來理解彼此，最後一同死去。

在容穎怡的眼中，這個作品雖然完成於生成式AI仍未面世的2021年，但其圍繞「理解」的演繹在當下

的科技大爆炸仍應驗。「這是一個絕望的浪漫故事，結尾就似我們跟AI溝通的狀態。」她說，「沒有共同生活經歷的兩者，如何能理解對方？即便現在AI能通過學習生成出一些能與人類溝通的句子，但人類始終理解不了它的思考方式，如同黑箱。」

容穎怡第一次見到這個作品是在廣東時代美術館，展廳佈置溫馨而樸素。她在中途加入，被故事吸引，於是平靜等待影片從頭開始，完整看罷才願離去。「我們這個行業，通常都是電檢時才會去完整看作品。」她半開玩笑道，「但這個作品真的很吸引我，我就這樣坐在展廳看了二十多分鐘。」她又特別強調，動畫中大部分場景都是藝術家逐幀手繪而成。人物和場景仍留存大量油彩筆觸，但同時拼貼了部分數碼圖像，呈現出一種後現代主義的幽默美感。



江一帆的《One Sunday Morning》

在某種程度上，這件作品反映了容穎怡挑選展品的標準：雖然是圍繞「藝術科技」的命題作文，但目標絕不是展示技術，而是要激起對技術的反思。「我並不關心（作品是）High Tech或Low Tech，

那僅關乎背後的技术支援團隊要出多少力。」容穎怡說，「我更關注的是，技術並非理所當然。其實在每個時間都可以重新思考它對時代的意義，及其再被運用的方式。」

技術之外，容穎怡也考慮了藝術 ▶



今屆 Art Central 將深度探究數碼文化對人類的影響

◀展會的氛圍，和往來觀眾的認知。例如，她發現身邊的非藝術圈子的朋友，都會願意付費來Art Central，「因為覺得此處的氛圍更親切。」與此同時，她也一直留意著關於M+博物館的討論，發現在社交平台上，許多觀眾起初都驚訝流行文化如梅艷芳或Emoji都能作為一種視覺文化，卻也慢慢接受。

因此，當容穎怡接到這次策展邀約時，她便認定這是一個能夠繼續消滅藝術與大眾間的距離感的絕佳機會。而緊接著的問題便是，在大眾對藝術展會的印象和藝術語彙之上，有什麼新穎但令人熟悉的切入点？她想到了音樂錄像(MV)——一種面向大眾的娛樂產品，同時也是許多新媒體藝術實驗發生的商業場所。

她請來了曾經為王菲、黃耀明及

張學友等巨星製作MV的著名導演區雪兒，在展會表演項目中呈現《流動影像記憶——步入式影院》，將劇場轉變為一條記憶長廊，循環投影其過去的MV作品和視覺筆記。另外，在講座環節，區雪兒也會跟MV導演Halfalk對談，分享如何在MV創作中進行美學實驗。

「以前大家流行開玩笑：『藝術，我識條鐵呀』！但現在這種說法越來越少了，因為我們開始將藝術家的思辨過程和日常連接了起來。」容穎怡說，「而這也是這次策展其中一個手段，希望可以將藝術展會拉回大家能理解的水平。」

**策展過程有時可以很複雜，有時也可以很簡單。**在藝術展會的眾多創意項目中，最為重要的是委託藝術項目，惟容穎怡僅用

了一個月就做了決定：啟用一位本土新人，侯嘉琪。

在某程度上看，這個選擇意味著「冒險」。履歷上看，侯嘉琪的成熟作品並不多，知名度也不算大。兩年前，她獲藝術發展局「藝術科技人才駐場計劃」資助而製作VR作品《此致我的恐懼》，已算得上首件公開面世的藝術作品。而從作品形式來看，侯嘉琪的藝術裝置不同於傳統雕塑作品，會涉及大量硬件和軟件細節，需要更多技術團隊幕後支持。

但談及原因，容穎怡卻回答得簡潔有力。「她是圈中為數不多的年輕女性。」容穎怡說，「香港藝術科技圈是重男輕女的，這是事實。我不是一定想做個女權主義者，但女性藝術家的機會確實相對少。」



■ 侯嘉琪

又或者，原因不重要，容穎怡本身就敢冒這個險——創造更深刻、更長遠的影響。她直言，香港能給新晉新媒體藝術家成長的空間並不多，無論是因為資助機制還是此類作品的市場表現。接受訪問時仍患著重感冒的她也自我揶揄道，若早選擇委託一件雕塑，或許已能高枕無憂。但她緊著就說：「不是說雕塑好與不好，而是如果有這個機會，有什麼人最值得在這個時間發光。」

「委託作品的意義就在這裡。」容穎怡說，「與其給那些百分百能做出來（作品）的一個人，不如去給那些有能力做到，卻百分百不能自己一個人做出來（作品）的藝術家。」

而且，侯嘉琪本身就給了她許多信心。「她有著與年紀不相符的成熟。」容穎怡指出，侯嘉琪對所用技術的特點十分熟

悉，能夠在作品中展示到媒介最強的部分。在技術功底之上，她的作品卻能不失藝術性。容穎怡認為，這些都與侯嘉琪過去在虛擬世界的商業實踐有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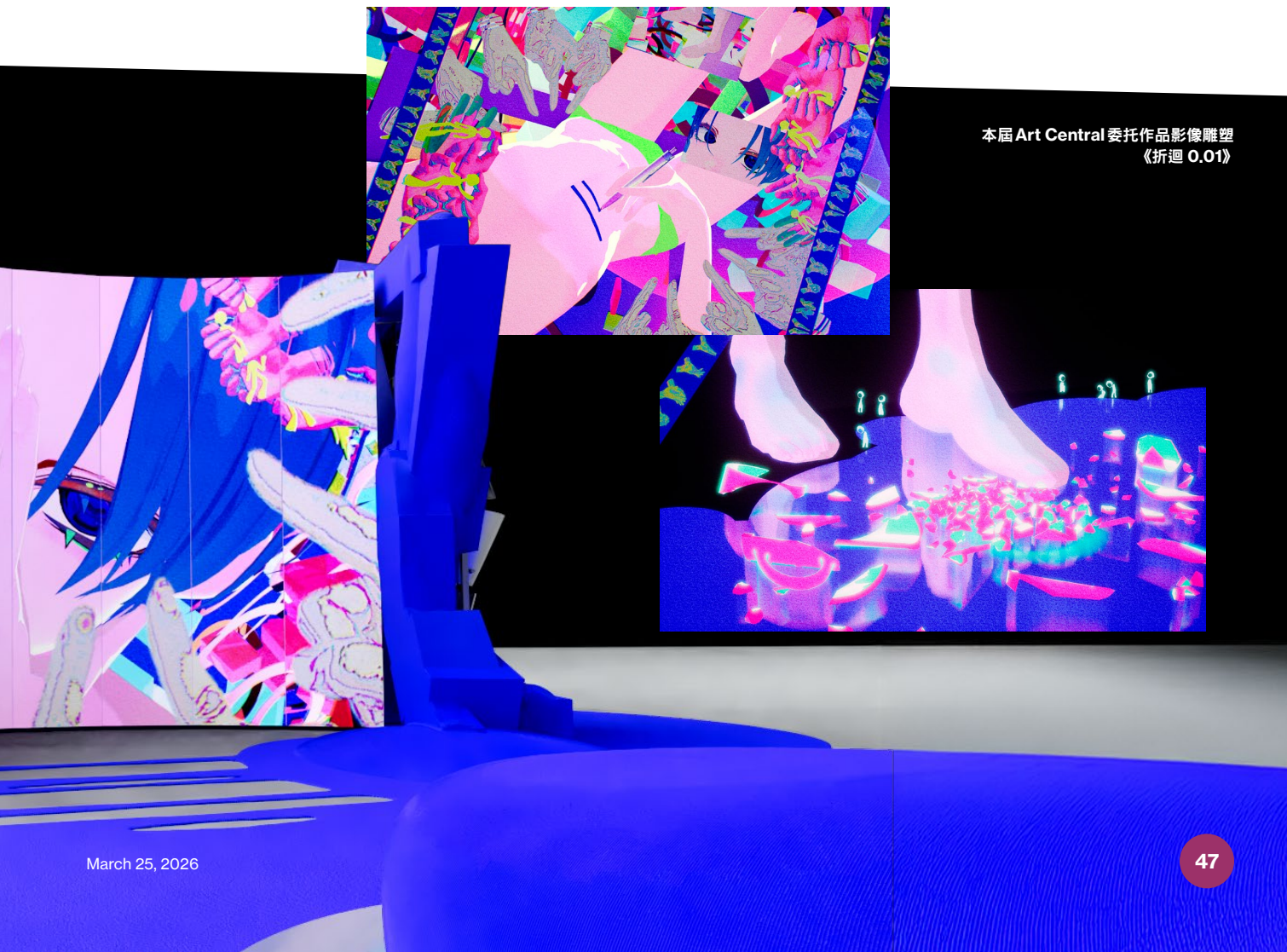
生於1999年，侯嘉琪是一位典型的「Z世代」。在電腦、互聯網和遊戲機的陪伴下長大，她最愛玩《模擬人生》系列遊戲，也天然地認同自己同時具有兩重身份。區分這種身份的，是她的名字：工作圈子會稱呼她英文名Kaitlyn或中文名，但她在網絡世界命名自己為「阿鯊」，親暱的朋友也如是稱呼。

她更偏愛「阿鯊」這稱呼，在Instagarm上取名@StillSameShark。就在訪問數日前，她和家人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現在Art Central相關的電視新聞中，她還跟父親對話道：「『侯』這個姓那麼有型，為何要取『嘉琪』這種俗氣的名字！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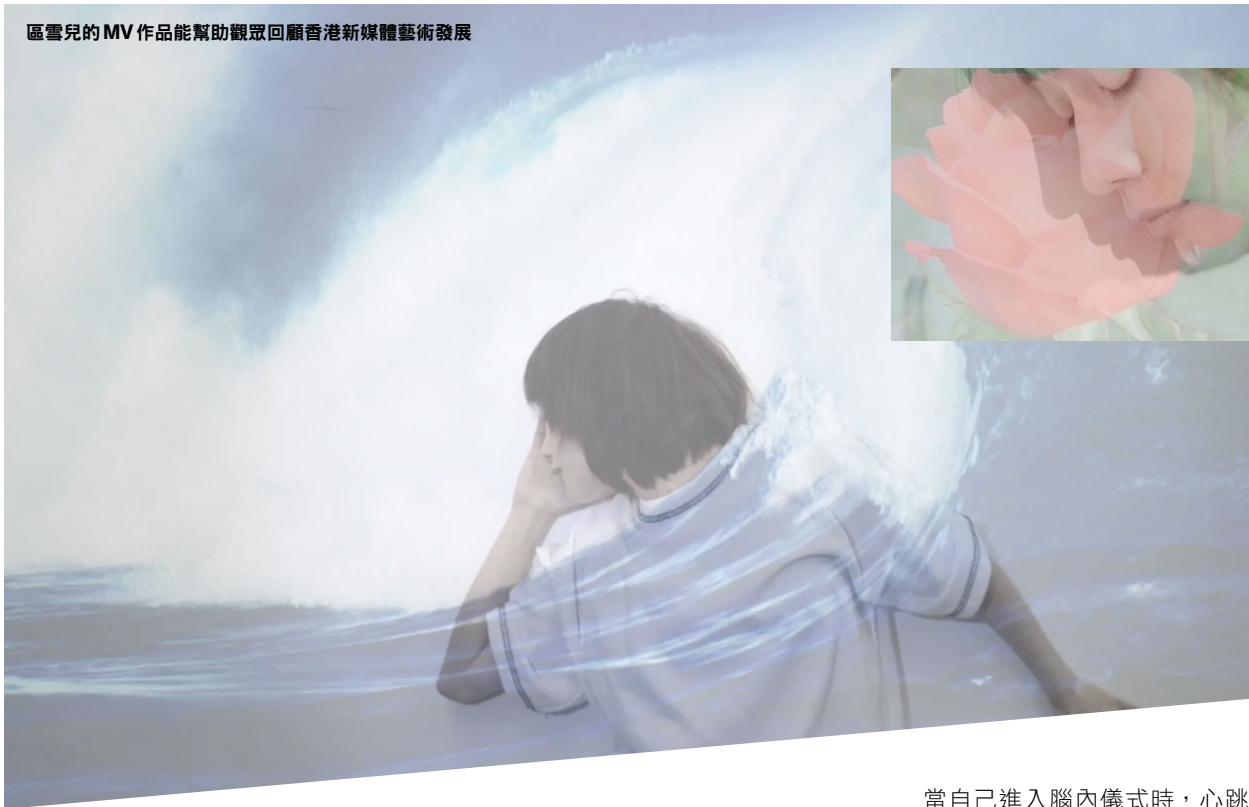
那自然是玩笑，也透露著半點真心。「我不喜歡現有的自己，不認同現有的身份，我想逃脫並建立另一個層面的身份，所以賦予一個新名就是首個行動。」侯嘉琪解析道，「就像阿鯊和侯嘉琪會是兩個人，會很detached（疏離）。或許對於很多人來講，網上和現實的自己，的確是兩個身份。」

對身份認同的不停探索，既是數碼世代的共性，也是推動侯嘉琪一步步成為新媒體藝術家的冥冥註定。三年前，侯嘉琪畢業後在商業製作公司任職。她在網絡迷上了一位3D虛擬歌手Unnamed。所謂虛擬歌手，或稱Vtuber（虛擬直播主持人），指的是結合真人動作捕捉技術和語音技術，以動漫風格虛擬形象進行直播、歌唱或遊戲的創作者。以Unnamed為例，其在Youtube平台上有41.7萬▶

■ 圖片：由受訪者提供



本屆 Art Central 委托作品影像雕塑  
《折迴 0.01》



◀ 訂閱，影片瀏覽量約4300萬次。

由於在讀書時自學了虛幻引擎 (Unreal Engine)，侯嘉琪「膽粗粗」地自薦，擔任偶像的演唱會藝術總監和工程師。演唱會從線上開到線下，從香港開到台灣和東京。她邊做邊學，累積了大量動作捕捉技術和實時3D畫面製作的經驗。

隨著演唱會的進行，身處幕後的侯嘉琪逐漸發現，自己手中握有一種決定權，可以過濾或保留表演者從真人動作到虛擬呈現之間的訊息。「表演者只顧用盡全力，我則去考慮何編織虛擬和真實，而這頗為取決於我覺得什麼是有趣或令人著迷的。」侯嘉琪說到「取決於我」時，加重了語氣。

「比起完全的虛假，我更喜歡那種真實性。」她說，「(表演者)那種脆弱或疲態，好似錯誤的東西，卻是我想特意保留和呈現出來的感覺。」

私密、個人而細微的體驗，日後

被再度重拾，構成了是次Art Central委託作品《折迴 0.01》的創作背景。不同的是，今次的表演對象是侯嘉琪自己。曾患雙相情感障礙和強迫症的她，在作品中以動作捕捉技術記錄自己面對負面情緒時的狀態，然後再以虛擬形象表演出來。

在構思這個作品時，她想起自己的一種「超能力」：能夠具體想象自我壓抑情緒的場景。「我就好像一張紙，然後我將自己摺起。我可以想象到好細微，我用什麼力度摺，摺痕是如何，質感是如何。不斷重複，成為我腦內的儀式，我越來越專注於自己，最後與世界斷聯。」侯嘉琪說，「這便是解離的症狀。」

在這件藝術裝置中，動畫人物會基於動作捕捉數據不斷循環表演，但每次都會有所不同。變化基於侯嘉琪當時記錄下的另外一組數據：心率異變性 (HRV)，即連續心跳間隔的時間變化。「出乎許多人預料，一般在身體越放鬆時數值越高，即心跳越亂。」侯嘉琪比喻，

當自己進入腦內儀式時，心跳卻越來越亂，就像一種狂野的保護機制。由於硬件限制，兩組數據記錄之間存在延遲。於是，當兩組數據同時輸入3D渲染引擎，實時生成的畫面雖看似不斷循環，卻會有細微差別。

從情緒病切入的自傳式作品，並不只是侯嘉琪的個人日記，而是Z世代群體的時代記錄。顧問公司奧煒 (Oliver Wyman) 曾經在一份2023年關於Z世代的報告中指出，Z世代是負面情緒最多的一代，近一半的Z世代表示正在接受焦慮症、憂鬱症、創傷後壓力症候群、強迫症或其他心理健康問題的治療，而其他代際的報告佔比約為四分之一。報告也指出，這個代際對世界抱有更高期待，自覺更難被理解，而且社交平台上無盡的比較也會加劇這代人的心理問題。

「要如何與負面情緒和解，我也沒有答案，我仍處於循環之中。」侯嘉琪說，「但我並不想觀眾改變這種情緒，而是去認知 (acknowledge) 和認可 (recognize) 這種情緒，這已經是一種進步。」



Art Central 依然選址中環海濱空間，但變得更有野心也更細膩。

Corey Andrew Barr



Art Central 依然選址在標誌性的中環海濱空間，展期為3月25至29日，將匯聚逾100間畫廊及500位來自香港、亞洲以至世界各地的藝術家。但跟過去十年不一樣的是，這屆Art Central變得更有野心，卻更細膩。

「本年度的創意節目聚焦於一眾拓展概念與技術邊界的創作者，邀請觀眾接觸正在塑造當代新媒體實踐的嶄新語彙。」Art Central 總監 Corey Andrew Barr 說，「Art Central 已發展成為一個具思辨性的展示平台，讓來自香港及亞洲各地的實驗性創作者獲得具意義的能見度與迴響。」

Art Central 的轉變，也展示了地區藝術展會在競爭加劇的藝術市場中，區別於國際藝術展會品牌的運營策略。最新公布的《巴塞爾藝術展與瑞銀集團環球藝術市場報告》2026（下稱《報告》）指出，藝術展會的價值長期備受爭議和審視。近年來受地緣政治影響，藝術經銷商的參展成本急劇上升，利潤空間被壓縮，海外展會的吸引力有所下降，而本地展會反而逆勢上升。《報告》顯示，年銷售額超1000萬美元的大型經銷商在海外展會的銷售份額下跌，但在本地展會的銷售份額略有提升。而銷售增幅最大的則是銷售額在100萬至1000萬美元的中型經銷商，得益於本地展會的銷售增長，其市佔率從前年的29%升至去年的36%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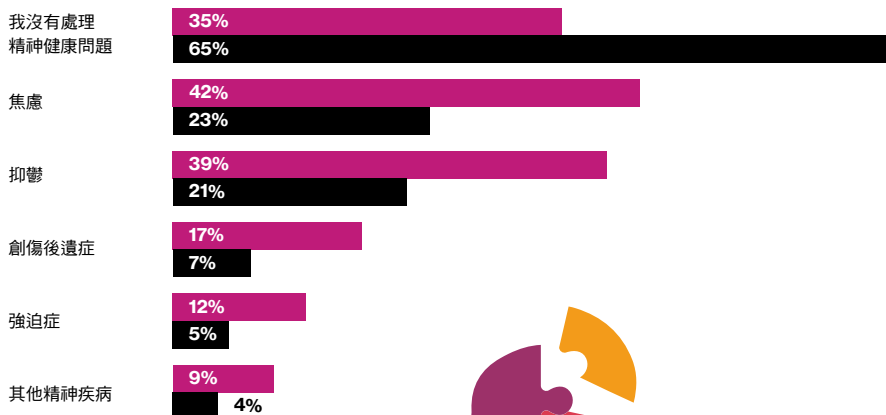
而在展會觀眾方面，《報告》也引述了部分畫廊主的觀察，發現藏家們對當前博覽會模式感到厭倦無聊，參與度也有所降低，希望獲得更具深度和意義的藝術體驗。部分畫廊主認為，這些趨勢將導致未來藝術博覽會基礎設施的變化。

「現在，藝術展會的觀眾們都非常渴望與藝術建立真誠的聯繫。藏家們則希望能收藏到對自身意義非凡、契合自身興趣的藝術品。」Corey 說，「我們越能有效傳達藝術家想要表達的訊息，就越能幫助他們與未來的收藏家建立聯繫。」

### Z世代打破沉默，心理健康問題的自我報告率和治療率更高

過去兩年中，您是否正在應對心理健康問題、身體損傷、慢性疾病、成癮或末期疾病？  
（美國和英國數據，Z世代與非Z世代受訪者）

■ Z世代 ■ 非Z世代



Z世代與其他世代相比，他們更有可能報告自己正在遭受心理健康問題的困擾